

《壇經》宗寶本的跋

林崇安

(法光雜誌，344期，p.1，2018.05)

契嵩系《壇經》的名稱，都是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》。契嵩於1056年編出的《壇經》稱作〈契嵩本〉；1290年德異重刊的稱作〈德異本〉；1291年宗寶編校的稱作〈宗寶本〉，並附一〈跋〉。宗寶的〈跋〉，主要是敘述其編校的緣起如下：

「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，皆大乘圓頓之旨，故目之曰經。其言近指遠，詞坦義明，誦者各有所獲。明教嵩公常讚云：『天機利者得其深，天機鈍者得其淺。』誠哉言也。余初入道，有感於斯，續見三本不同，互有得失，其板亦已漫滅。因取其本校讎，訛者正之，略者詳之，復『增入弟子請益機緣』，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。按察使雲公從龍，深造此道。一日過山房，睹余所編，謂得《壇經》之大全。慨然命工鋟梓，顯為流通，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。」

此中先讚嘆《壇經》，對根器利鈍者各有所獲，只是此時期的幾種版本，互有得失，因而宗寶將之進行編校，並「增入弟子請益機緣」，成為《壇經》之大全。雲從龍見而慨然命工鋟梓，這便是〈宗寶本〉的刊印緣起。但是後代的學者對此中的「增入弟子請益機緣」有所困惑，因為〈德異本〉早於〈宗寶本〉一年，同樣有「弟子請益機緣」，內容與〈宗寶本〉相同，為何宗寶卻說：「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」？王起隆（1652）在〈重鋟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〉就給予嚴厲的批評：「宗寶猥云：『增入』。夫增入者，本無而有，本少而多之謂也。」顯然宗寶的「增入弟子請益機緣」是一個疑團。

想解開這個疑團，要從宗寶手頭不同的三本《壇經》下手，當時流通的版本，從長到短，依次是〈契嵩長本〉、〈惠昕本〉、〈契嵩短本〉。〈契嵩長本〉是三卷本，後二卷包含「請益機緣、頓漸、宣詔、付囑」等；其第一卷另行傳出，就是〈契嵩短本〉，此短本沒有後半的「請益機緣」等，以往較少受到重視，幸好保留在《永樂北藏》、《明版南藏》、《房山石經》中，其特色是文字清晰而不分品。〈惠昕本〉（967）的特色是分成十一門。宗寶至少有這三本，其中的〈契嵩長本〉前半字跡模糊不清，因而進行編校時，前半以較清晰的〈契嵩短本〉為主，以其他二本為輔來校讎，後半補入〈契嵩長本〉的「弟子請益機緣」等，並參考〈惠昕本〉的分門標出十品，如此形成〈宗寶本〉。所以，宗寶的〈跋〉才說「訛者正之，略者詳之，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」。

如何確定〈宗寶本〉有採用〈契嵩短本〉呢？舉一例子：當惠能悟見本性後，〈契嵩短本〉的記載是：「祖知悟本性，謂能曰：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識自

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」，〈宗寶本〉與此相同；〈德異本〉的記載是：「祖知悟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」而有所差異，由此可以看出宗寶採用〈契嵩短本〉的痕跡。